

前 夢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再版

版權
所有

著者 葉鼎洛

發行所 光華書局

總發行所 光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

前夢全一冊

實價二角半

戲劇

三個叛逆的女性

郭沫若著

實價六角

一陣狂風

楊蔭深著

實價三角半

沉悶的戲劇

向培良著

實價三角

盤石和蒲草

楊蔭深著

實價三角

三民鑑

陳毅夫著

印刷中

詩歌

雪萊的情詩

劉大杰譯

實價二角五分

聖母像前

王獨清著

實價六角

天堂與五月

邵洵美著

實價五角

裝飾集

夏萊蒂譯

實價三角五分

海夜歌聲

柯仲平作

印刷中

候

孟超作

印刷中

小說一

迷宮

滕固著

實價七角半

夢裏的微笑

周全平著

實價七角半

勝利的戀歌

李傑三譯

實價三角

悵惘

馮都良著

實價三角半

死灰

沈松泉著

實價三角半

電

黎錦明著

實價七角

我離開十字街頭

向培良著

實價二角

小說二

主婦

白萊譯

實價八角

女媧氏之遺孽

葉靈鳳作

實價四角半

苦笑

周全平作

實價四角半

白葉日記

葉靈鳳著

實價四角半

監獄

王任叔著

實價三角

白夜

向培良著

印刷中

前輩先生

葉小鳳著

印刷中

玫瑰殘了

羅西著

印刷中

目次

- 一 離家
- 二 宿舍
- 三 小樓上的面孔
- 四 小糖店
- 五 龍華
- 六 好友O君
- 七 俠義的鄉情
- 八 紫藤花下
- 九 酒樓上的活劇
- 十 耕牛和大手

十一 糟坊

十二 黃浦江送別

十三 房東房客的團結力

十四 F公園

一 離家

你們願意知道我的姓名嗎？說出來也辱沒煞人，告訴不得你們的；總之因為我的外表輕佻不過，別人都叫我流氓的，這兩個不祥的字雖然有些刺耳，可是我已受慣了，他們也叫慣了，你們也就不妨叫我流氓罷。

請想罷，不幸的我，生來就戴着這副「流氓」的面孔，這般瘦小的身材，平時又是有說有笑的，在一般不知道我底細的人看起來，當然是個樂天派，家裏的景况也一定很可以的。而我若遇到說正經話，做正經事的時候，卻又萎靡不振，遇到客氣一點的人，又不會想法子去和他們周旋，這更可以使人相信我的性情傲慢，是一種無求於人的脾氣，我既有了這幾種特長，我的生活的路途，不消說是愈走愈窄了！

可是在我却也不願意我自己永遠成了這種庸材，我也很知道這種脾氣實在不合時宜，總想把牠改過來，有時頭腦清白，或者受了一點刺激，常常發很自責道：

「你生在這個世界上就免不了和別人奮鬥，年紀已經有二十來歲了，再不要小孩子脾氣，應當學一點人情世故的道理，已往不論，從此後應當改過自新……」

這些都是許多做父母的拿來教訓小孩子的話，一片處世的大道理，我何嘗不知道，就到現在，我還是照樣自己警戒自己，怕有幾千幾萬遍了。

我生在距今二十幾年前的一個夏天。在小時候，我的母親常常指着我說道：『你是苦命，你是一條耕牛，你一下地就很命哭着的，你命中注定，要苦一世的了！』這幾句話真斷定了我一生的命運，給了我多少的胆餒心寒，我就沿着這一條胆餒心寒的路討日子過，唉！假使我真是一條耕牛，我也甘心，可惜我連那耕牛的幸福也盼不到，簡直是一匹垂死的駱駝，負着一肩愁担，在荒涼的沙漠裏面延命罷了！

在從前，我童年時代的歷史，雖說不十分順當，可是沒有什麼，
樣一般，平平淡淡過去，直到一千九百十九年的新春，這

那是我的求學時代宣告結束的時期，開始……

恐慌的等候我的來日一天一天急迫起來。

元宵節的後幾天，我費足了全盤的籌策，鼓盪着全部的勇力，把我從小積下的一切個人產業，全裝進舊網籃舊箱子裏去。那些東西——書籍，衣服，用具……我全把牠們當做人一樣看待，引起我們二十年來患難相交的感情，我在心裏極其誠摯的說道：『我們此後格外要親愛團結起來，我們此後要相依爲命了！』

最後一天，正是薄霜敲牕，曉寒澈骨的時候，我就起了身，先到後園去告別一番。那時朝陽初上，凍雪未融，衰草枯槎，雖已略帶臘盡春回的意味，而那頹壁殘垣，猶是凋零肅殺的神情，牆根頭亂磚破瓦上幾隻小麻雀正在吱吱喳喳尋食料，見我一來，蓬的一聲飛了開去。再回頭看看那一座從老祖宗手裏留下來的老屋，那蒼然的古物，裝着一片長者的慈愛來對着我，我的心裏就起了一陣徘徊，猶如對着前朝的古蹟一樣地傷情，反復鼓勵我自己重整家園，重整家園……從屋裏又出來一匹老花狗，唔唔地貼到我的腳跟前，一種惜別的樣子，我心裏不由得湧動了無限的傷心，向他們洒淚道：『我是非常之想使你們得有一天榮耀

的，等着罷，只要你們不使我失望，我也決不使你們失望！」

最後，我又看見了母親的，妹妹的悲涼的眼睛，我忍住着，跟了我的伙伴——箱子網籃上輪船去。

自從我到外面求學以來，那隻輪船已經載過我幾十遍，那兩岸的景物，也被我賞識了幾十遍，在以前看了總是非常愉悅，這一次却大不相同，總覺得蕭瑟，總覺得悲涼，當我從心底望出去，那些山崗，樹木，村舍，河岸……都很莊重地在那裏告訴我：『你的未來中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榮歸故里，一條是墮落他鄉，這兩條路由你自己選擇，由你自己努力。』這樣一程一程過去，都在這樣情形中，和他們告了別。

從我的家鄉到上海去，一定還要經過W地方，這地方雖然不過祇隔着八十里路，冬潮水淺，官塘已清淺見底，必須繞道而行，加之那垂朽的輪船又老牛一般遲慢，又給了我多少的心焦，盼到W地方的時候，已經有三夏天氣了。

命運的路真是狹窄得很，那時可憐的交，忽然下起雨來，從歷來的經驗上看，凡是遇到

我出門，沒有一次不是下雪下雨的天氣，所以我的皮靴雨傘，總常常放在身邊，一般朋友也總藉此取笑我說是「風調雨順」的吉兆的；偏偏今天難得湊巧，動身時確是一個皎皎的晴天，皮靴雨傘已經收放在網籃裏了，我也藉此占卜未來的幸運的，不想竟平空來了一盤兇卦！我悶坐在牕裏，望着兩岸的在雨絲中發慘淡之光的深夜的電燈，我心裏隱隱感到前途之失望，而第一層目前的恐慌，想起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晚上，一個人拖着這幾件笨重的行李，又難逃那黃包車夫的竹槓了。

輪船靠岸的時候，雨格外大了。近旁許多船篷上，發出很響的撒豆般聲音，岸上的人和船裏的人擾亂成一片，許多車夫腳夫就在這擾亂中把我擠上了碼頭。我算算經濟，只好連夜趕到火車站去。更想節省幾個銅板，連車子也不坐，在風雨中跟着裝行李的車子走。

這樣跑到火車站，我已經喘不過氣來了，頭髮裏已經被冷雨淋得發癢了。但是車站上蕭條得很，慘綠的煤氣燈光底下，除掉幾個無家可歸的乞丐在此躲避風雨外，只有一個警官縮着頭，拖着把指揮刀在那裏叮叮噹噹走來走去。當時十一點鐘的夜班車已經過去，特

別快車要三點多鐘才得到站，我只好且把行李安置一下，走到待車室裏去。

幸而和我一樣住不起旅館的人還不少，我進去的時候，裏面四圍長椅子上已經坐滿了人，還有幾個江北客人，把鋪蓋攤開，睡在地上。我看看這些朋友，都和我一樣槓起肩胛帶，一副瑟縮的神情，起了一片同情心，揀一個位置，坐了下去。

也許是車站上爲節省電火起見，那一盞本來祇有十五枝光的小電燈，忽然熄滅了，於是那屋子裏格外幽冷，在角落裏講話的太太們的聲音，因而隨時停止，地上睡着的打鼾的聲音也聽得見了。外面北風正在號哭，如有孤魂怨鬼的喊聲夾在裏頭，急雨怒打牆上的玻璃，楞楞震動，從牕心望出去，遠處幾盞高門樓上的電燈，浮在幻黑的天際，淒涼得像幾點磷火。我的腳在來的時候已經被雨水浸濕了，此時就覺得凍得作痛，小腿也有些作酸，在這陰森的空氣中，我祇有把袖交叉起來，藉此求暖和一點。

這一個寒冽的長夜真不容易過去呀！在火車未來之前，我幾次到外面去看看時鐘，又幾次躲在車站的邊圍找一個消遣的地方，但是刺骨的寒風，還有那警官的兇惡的眼光，絕

不容我在外面多停一刻，結果總是回到待車室裏去。聽着許多客人都發出極安靜的呼聲，而我呢，祇在黑暗中睜起焦急的眼睛，腦袋裏灼熱得鄭重起來。

忽然露了一絲燈光，三四個巡警提着一盞提燈進來，他們的眼光帶着幾分惡意向周圍射了一回，見了躺在地上的江北人，就一聲吆喝，用靴尖踢他起來——不幸啊！可憐的貧弱者——但是我的氣量太小了，那幾位隨遇而安的江北客人，光明磊落的勞動者，他們竟絕不計較這些事，也不過在喉嚨口咽了一口吐沫，擦擦眼睛坐了起來。

外面的鐘聲響了一次，客人們全都擁了出去，由城裏又來了不少的人，一時那賣票處就吵鬧起來。W地方是滬甯路綫旁第一個商業繁盛的地方，本來有小上海的名稱的，所以也有不少架着大眼鏡，戴頂銅盆帽的富商和紳士，也有不少肺癆病似的妓女。這時就有無數的鮮明衣服在燈光底下耀眼，地上也堆積下不少的白銅閃閃的箱子及罐頭食品等。而我呢，我只注意着我的一隻舊箱子，一隻舊網籃，極其抱愧的在他們中間穿來穿去。

那洪亮的銅鐘又響了一次，悄然的長空裏一聲怪吼，月台上的鐵門盎然響了一響，許

多人的腦殼怒潮似的湧湧起來，我就身不由己被擠進了一個車箱。

車箱裏的四排長椅子，已經被從南京下來的上江客人佔住了，那些人都把身體橫躺着，那地方更不經濟。我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找了半天，才發見一個兵士的身旁尚有一絲空隙可以容插人。我只得大着胆子過去，含笑地叫了一聲『對不起』。小小心心坐下去。那強大的兵士，在我眼睛裏真像一位英雄，我朝他說話的時候，絕不敢怎樣隨便，然而他却是很良善，他全不經意，只把眼睛朝我白了一白，把個偉大的軀體移鬆一點，我真感恩極了，可笑這個胆小的我，各處地方都見了鬼。

火車經過C城，旁邊那位兵士下去了，我的骨骼驟然一鬆，也和許多上江客人一樣，倒了下去。

二 宿舍

因為節省經濟的原故，在去年和許多同學分手時，大家約好說不再住學校裏的寄宿